

聶石樵文集

第十一卷

古代詩文論集

中華書局

聶石樵文集

第十一卷

古代詩文論集

中華書局

目 录

论《诗经》的文学成就	1
一	2
二	6
三	9
四	12
五	17
六	20
漫谈《关雎》	26
《大雅·生民》新释	31
楚辞学	37
一、古代楚辞学(西汉—“五四”时期)	37
(一)两汉:楚辞学的建立与兴盛	37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楚辞学	44
(三)两宋:楚辞学的复兴	48
(四)金元明的楚辞学	53
(五)清代:古代楚辞学的高峰	57
二、现当代楚辞学(“五四”以来)	64
三、国外楚辞研究概况	73
关于屈原三题	77
一、关于屈原作品的中心内容问题	77
二、关于楚文化、屈原作品是楚文化的体现等问题	79

三、关于屈原赋的渊源问题	82
怎样看待屈原赋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	85
漫谈《九歌》	90
情系君王 靡丽闳衍	
——屈原及其《招魂》	95
招魂	96
附景差《大招》	116
屈原赋的历史地位	129
一	131
二	137
三	143
文洁体清 雄伟卓犖	
——贾谊的赋	149
吊屈原	149
鹏鸟	155
惜誓	162
附录:贾谊列传	171
司马迁及其《史记》	177
对《李将军列传》的几点认识	192
评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201
《蜀道难》本事新考	207
杜甫部分珍贵资料辑录	218
李义山诗说	224
《漫成五章》	224
《南朝》	229
《流莺》	230

《席上作》	231
《王昭君》	232
《忆梅》	232
《隋师东》	233
《无题》	234
《碧城三首》之一	235
《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	236
《柳》	237
《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	238
《细雨》	240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之一	240
李义山诗商兑录	245
《锦瑟》	245
《隋师东》	247
《寿安公主出降》	248
《骄儿诗》	249
《曲江》	250
《富平少侯》	253
《细雨》	255
《咏史》	256
《淮阳路》	257
《贾生》	258
《落花》	259
《城上》	260
《江村题壁》	260
《梦泽》	261

《九日》	262
《楚吟》	263
《人欲》	265
《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	266
《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	267
《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	268
《宿晋昌亭闻惊禽》	270
《初起》	271
《夜饮》	272
《北禽》	273
《樟州罢吟寄同舍》	274
《有怀在蒙飞卿》	275
《过故府中武威公交城旧庄感事》	276
《和人题真娘墓》	278
《井泥四十韵》	279
《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	281
李义山的《齐宫词》及其他	283
关于李煜的评价问题	286
一	286
二	293
三	296
北宋诗文举要	301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301
蝶恋花 欧阳修	303
田家语 梅尧臣	304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306

河北民 王安石	308
桂枝香·金陵怀古 王安石	309
石钟山记 苏 轼	311
水调歌头 苏 轼	313
岳阳楼记 范仲淹	315
八声甘州 柳 永	317
读岳飞的诗	319
读辛稼轩的几首词	320
诗词叙说	324
阮 籍	324
《咏怀》其一	324
《咏怀》其三十一	325
王安石	327
《河北民》	327
黄庭坚	329
《寄黄几复》	329
陆 游	331
《金错刀行》	331
《关山月》	332
《书愤》	333
秦 观	336
〔踏莎行〕郴州旅舍	336
周邦彦	337
〔苏幕遮〕	337
辛弃疾	338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338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341
什么是桐城派古文?	343
关于中国文学史中之若干问题	346
传统文化刍议	363
漫谈学习古典文学的门径	368
我与中国文学史	377
刘盼遂先生的治学方法	383
怀念刘盼遂先生	388
古文献学家刘盼遂	397
怀念李长之先生	403
古经史学家高步瀛	408
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	415
怀念王汝弼先生	421
古典文学家王汝弼	427
《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后记	433
《诗经新注》序	435
《先秦文学史》序	450
《先秦诗歌精华》序	470
《聂石樵自选集》自序	472
《古代诗文论丛》自序	473
《古代文学论丛》自序	474
《古代文学中人物形象论稿》序	475
《历代文选·先秦文》前言	477
《散文精华》前言	483
《新编古文观止》序	487

《刘盼遂文集》前言	490
写在《刘盼遂文集》出版之后	493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王汝弼卷》前言	495
《〈诗经〉散论》序	503
《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序	505
《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序	508
《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序	511
《中国文言小说丛论》序	513
《明清传奇综录》序	515

论《诗经》的文学成就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集，也是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愿望和要求的一部作品。几千年来，它一直作为一种必读的教本被人们朗读和吟咏着。因为这些作品的大部分是从人们自己的生活中来的，它植根于人民，为人民所了解和挚爱，并给人民的思想感情以滋养和感召作用。因此，《诗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可以“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可以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更重要的则在于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鼓舞、提高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丰富、发展人们的艺术才能和趣味。《诗经》不仅在精神生活上给人民群众以影响，在政治生活上也给人民群众以教育和启示。人民群众往往根据《诗经》中所显示出来的美学标准来判断是非、善恶、美丑，来分析、评判和认识社会生活。《诗经》在我国民族生活中的影响力是源远流长的，但是这种对我国民族的精神上、政治上起巨大作用的作品，却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经师”所歪曲，即便在今天还未得到充分地阐述和评价。从已经发表的一些文章看，好像《诗经》中除了《硕鼠》、《伐檀》等几篇反映阶级斗争的诗歌外，其他都是价值不高或者意义不大的作品，因此就评述得很少。不错，这些作品是《诗经》中最具有人民性的篇章，但是，除此之外，那些不直接反映阶级斗争，而情感健康、韵律优美，在总的倾向上有利于人民的诗篇也仍然有价值。只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远远不能概括《诗经》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阐述、发掘《诗经》

广阔深刻的人民性。

—

人民性这一概念是有复杂的阶级内容的,而阶级关系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条件的转变而转变的,因此人民性这一概念又是属于历史的范畴。当然,从经济观点着眼,任何时代物质资料的主要生产者即劳动人民是人民的基本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但是,只从经济观点着眼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观点出发,从某一历史时期革命发展的任务以及这一历史时期某些阶级和阶层之是否能解决这一任务,来判断它是否应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列宁指出:“谁要忘记由于革命的进展和革命任务的增多,那些能够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阶级和人民的成分也随之改变的这个事实,谁就会犯严重的错误。”(转引自一九五五年《历史问题》第4期《人民一词概念的内容》一文)《诗经》所包括的时代,大约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叶,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周代的作品。在这五百多年中,革命任务的发展也不是始终如一,而是有各种变化的。但是,根据范文澜先生的意见,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的话,那么,作为推翻商纣的残暴奴隶制统治、解放生产力、建立新的政权的文、武、周公的行动是有其革命意义的。因此,《诗经》中一些歌颂文、武、周公业绩的诗歌与这一时代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就有它一定的人民性。

周人革商纣的命,武王的功绩是很大的,所以“周公象武王之功,为大武之乐”。但是,这一事业的基础却是由文王奠定的,《周颂·武》云:“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

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就是讲的这个意思。文王不只是奠定了灭商的基础，而且对周初封建制度的缔构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获得人们的支持和歌颂。尽管这些颂辞都是宗庙祭祀之作，但这种对负有重要历史任务的新兴阶级的歌颂，仍然有它的进步意义。《大雅·文王》：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据说这是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的作品。全诗共七章，这是其中之一。诗中对文王推崇备至，以至于可配飨天帝。同时指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正是这种维新事业中的重要成员。在这里，文王作为一个威严肃穆的形象出现，给人们一种崇敬向往之感。好像文王治理天下，可以不施刑不用法，垂手而治，《大雅·大明》之一章云：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诗人把他描写成一个仁德圣君，对人们有相当大的感召力，所以当他秉政之后，四方之国相继归服。在《诗经》中文王最被歌颂的品格就是仁德。当然，这种仁德是属于封建道德的范畴（《诗经》中所表现的文王的仁德，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封建主及后来的经师们所夸大了的，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它确实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的真实），但在否定旧的奴隶制的当时，却有它的积极意义。因此，能得到人们一般的拥护，出现了“济济辟王，左右趣之”的现象。他不但对人们有感召力，而且对敌人也有威服的作用。所以，武王伐纣时才抬着文王的木主做先道。

武王伐纣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行动。这项事业的进行，在

当时是十分艰苦的,一方面是周部族在经济、文化上远远落后于商,另一方面作战形势又于周不利,周军行进“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荀子·儒效篇》),但是终于在尚父的策划下,“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史记·周本纪》),完全粉碎了敌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诗经》中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有《大雅》中的《大明》、《皇矣》等篇。《大明》描写商、周在牧野会战时的情况: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勿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駟骖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作者描写了战场上军队的威武阵容和武王的兴师振旅,同时也描写了一个具有王佐之才的姜尚的英武形象。武王伐纣的行为不但反映了周部族及为其所领导的其他八百个部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也反映了殷商内部奴隶反抗奴隶主斗争的要求,所以在牧野会战时,“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这说明了商纣的残暴统治已经造成奴隶制的总危机,正像《大雅·荡》篇记述文王的话说:“咨女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愆德,女兴是力。”在这种奴隶制与社会发展尖锐的矛盾情况下,武王的兵力虽弱,但却能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和姜尚的策谋下,终于诛灭商纣,也可以说是“天命靡常”了。

武王诛灭商纣,但未完全征服殷的贵族,因此便封纣子武庚来统治他们,又令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去监视武庚。随着周政权的确立,周的贵族也就腐化起来。所以当武王死后,成王年

幼,周公摄政的时候,为了争夺继承权,三叔就策动武庚及楚、东夷、奄等部族人民发动大叛乱,周公便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东征。这一次远征共经历了三年,终于把叛乱平定。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有《豳风》中的《破斧》、《东山》等篇。这次远征的确是损兵折将,但却使天下趋于统一,对于确立新的生产关系并推动这种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后来成、康时代所以成为盛世,与周公的东征及其政治上所推行的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作为一种战争,即便是正义的战争,难道不给人民带来背乡离井、妻离子散的痛苦吗?

《东山》正是反映士兵远征归来的痛苦的诗歌。自然它并非单纯反映士兵离乡背井的痛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重回家园的欢欣和喜悦。其中之二、三章云:

我徂东山,惓惓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熠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惓惓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鸛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全诗都充满了辛酸、欢乐和喜悦的气氛,可以想象到一个出征三年的士兵忽然重返家园的痛楚并愉快的心情!几年来出征在外,庭院已经荒芜了,以至于成为“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熠宵行”的阴森境界。但,他却认为“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抬头看见挂在栗薪上的苦瓜,立刻引出他内心真切的感叹来:“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这是多么浓挚的对家乡的热爱!这种欢欣、喜悦和痛楚的思想感情对背乡离井重返家园的人们说,是有典型意义的。

周公东征是有重要的历史作用的,但东征又给人民群众带来离乡背井的痛苦,好像其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实质上并不矛盾,而是矛盾的统一,这是历史的真实,《东山》正反映了这种历史的真实。

从总的倾向来看,《诗经》中对文王、武王、姜尚、周公等人物的功勋业绩是颂扬、礼赞的,把他们塑造成古代的圣君贤相。这种艺术创造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统治阶级利用这些人物作为封建道德的模型来统治人民,另一种是人民群众从自己的生活出发,根据自己的情感、趣味、理想和爱好来赞扬这些人物。几千年来,人们往往以这些人物为标准来权衡当代的所谓“天子”、“朝臣”。每当世末离乱,阶级矛盾加深的时候,人们不堪其苦,就往往幻想这类人物的出现以匡扶时政。这并不是复古,而是一种要求改变现状、减轻剥削压迫的善良愿望的表现。不仅如此,人民群众对这些人物还继续加以创造,如“文王访贤”、“姜太公钓鱼”、“武王伐纣”等民间故事的流传,便是很好的说明。

二

周朝建国虽然开始于文王、武王时代,但是周部族的历史却当远溯到后稷时期。从后稷到武王的漫长岁月中,周部族曾经历过一段极其艰苦的奋斗过程。他们和贫困作斗争,和自然灾害作斗争,和由西北入侵的其他部族作斗争,最后和强大的奴隶主商纣作斗争,并终于战胜了他们。周部族的全部成长过程,也就是不断斗争的过程。周部族建国以后,为了追念自己祖先的艰苦奋斗精神,歌颂自己祖先的功勋业绩,便创作了一些长篇叙事诗,作为宗庙祭祀之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史诗”。《诗经》中保存的周部族的史

诗有《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诸篇,这些篇章真实、历史地反映了周部族的顽强奋斗精神和英勇的创造气魄。《生民》是歌颂周始祖后稷对农业生产技术的熟谙和贡献,并把他对这种技术的熟谙和贡献赋以神话的色彩的诗篇。诗中叙述后稷一生下来就不平凡,他母亲把他丢在隘巷、平林、寒冰都未被冻死、饿死,而且有鸟兽的庇护、哺乳等等。他的嗓音洪亮,声满道路。诗歌对后稷壮健、顽强的形象的描写十分生动。其中写后稷熟谙农艺的情况如四、五章云:

诞实匭匭,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艺之荏荪,荏荪旆旆,禾役穰穰,麻麦幪幪,瓜瓞嗶嗶。

诞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蓊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袖,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他从会爬的时候起,就非常伶俐,种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长得茂盛。而且用“旆旆”、“穰穰”、“幪幪”、“嗶嗶”来形容庄稼的肥美,更给人以生动、真实感。又以“实坚实好,实颖实栗”来形容禾穗成熟的样子,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片坚实、带白芒、粒粒然即将垂地的累累结实,富有浓挚的生活气息。诗人用了这样多的笔墨,不是单纯地为了描写自然,而是为了描写“人”,为了礼赞后稷,把后稷神话化,把他当做农神来祭祀。

从后稷传到他的曾孙公刘,可能因为生产发展的需要,作了一次由邰到豳的大迁徙。这一次迁徙在周部族的发展史上很重要,因为从此周部族便正式定居下来了。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有《公刘》。这篇作品从公刘准备起程、到达目的地写到观测地形、经营宫室、分配田亩等一系列的开发工作。其中对公刘形象的描写最为鲜明,如一、二章云:

笱公刘，匪居匪康，乃塲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饔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笱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岷，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出一幅由公刘所率领的旗戟招展、干戈戚扬向豳出发的队伍，和到豳后公刘佩着玉、瑶、鞞、琫、剑、刀等饰物或在山巅或在平原往返观察地形的威武形象。此外，还写他如何规划水利、分配田亩、经营宫室等，把他描绘成一个坚强不屈、不怕任何困难的英雄。

周部族在豳定居几代之后，由于狄人的入侵，到古公亶父便不得不作第二次大迁徙，从豳再迁到岐山之下。这就是《绵》所描写的。他们选择岐山一带地方，有一定的标准，那就是适于耕种，因为这里“周原膴膴，萁茶如飴”。到了这块肥沃的土地上，除了经营农业、开始授田而外，又召司徒、立百官、重建自己的宫室。诗人在描写周部族从事建筑的场面时绘声绘色、生动逼真：

掄之隤隤，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鼙鼓弗胜。

作者用盛土、投土、捣土、削土的声音压倒借以鼓舞劳动的鼓声来烘托全体人民的劳动热情。自然环境虽然恶劣，但人们却有充分的信心和意志来克服、改造它。作品给我们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在这些人面前根本没有艰苦和困难，充满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

到了王季、文王时代，周部族强大起来，开展了与其他少数部族的斗争。至武王时代，便有可能与最大的奴隶主商纣作斗争，并最终战胜了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王朝。上文所列举的《皇矣》、《大明》两篇便是反映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诗篇。从《生